

# 十四年 猎诡人

李诣凡——著

你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③ 十四年  
猎诡人

金盆洗手  
真实经历

AR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十四年 猎诡 人

十四年  
猎诡  
人

李诣凡——著

3

你凭什么确定，  
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时代出版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四年猎诡人.3 / 李诣凡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12  
ISBN 978-7-80769-958-3

I. ①十…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7984号

## 十四年猎诡人.3

著 者 | 李诣凡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责任编辑 | 梁 静

选题策划 | 戚小双

版式设计 | 李 洁

内文制作 | 百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郭丽芳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8440992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mm 1/16

印 张 | 21.5

字 数 | 297千字

版 次 | 2014年1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958-3

定 价 | 3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十四年 猎魂人

目录

- 01 敲门……001
- 02 电视……022
- 03 画廊……037
- 04 轿厢……051
- 05 四栋……065
- 06 邪童……076
- 07 画眉……088
- 08 鞋匠……100
- 09 聚会……113
- 10 笔仙……125
- 11 歇马……137



- 12 灵媒……148
- 13 公车……165
- 14 湖心……176
- 15 降头……187
- 16 沉香……205
- 17 棉花……223
- 18 姐妹……238
- 19 筷子……261
- 20 墓碑……280
- 21 傻瓜……294
- 22 獠牙……312
- 23 捡钱……326

十年  
猎鬼人

01

## 敲门

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曾经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盲鬼的故事。说的是当人们很放松地待在家里，如果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想必大家都不会在意，除非你是一个身负重罪的逃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不是从猫眼里张望一下，就是隔着门问一句：“是谁呀？”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成了常常会去敲别人门的那类人，所以当户主这么问我的时候，我通常也会漫不经心地回答一句：“我。”即便户主并不知道我是谁。这个习惯虽然谈不上不好，却和盲鬼的习性非常相似。有些鬼魂是没办法直接进屋的，除非它得到了户主的邀请或是与之建立了一问一答的联系。而有些粗心大意的户主，往往在对方回答了“我”之后，就大大咧咧地打开了门，因此容易着了盲鬼的道。

所以当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最早曾以为，那就是盲鬼在作怪。

事情发生在2008年下半年，那一年，刚好地震过。重庆作为紧邻震区的省份，也因为地震的关系，受到了不少的影响。其中一个对于老百姓而言相

对较好的影响，就是房价曾经一度暴跌。那是因为在地震发生的时候，重庆某几个知名楼盘崭新的房子，出现了整体性的外墙裂纹，你说这裂在里头或许补补也没人发现，这裂在户外，就给了老百姓翻嘴皮子的机会了。

我当然也是属于这部分瞎起哄的人。所以在那一年，我盯了好久的一处楼盘，之前因为价格太贵，而迟迟无法下手，当房价一平方米跌落了好几千元的时候，我以我当时住的那套房子为抵押，按揭买下了这处我看了很久的房子，心想今后结婚，生小孩，那小户型的应该是不够住的，所以还是得买个房子。

可是就在那天我去签合同的时候，外头看房部的大厅里，突然之间变得闹哄哄，有人争吵，还有人摔砸东西。于是我停下看合同的动作，就想站起来看看外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作为一个带着钱来买房子的人，此刻任何一点不和谐的声音，都有可能让我打退堂鼓，毕竟一套房子好几十万呢。

在签合同的那位经理郁闷而且失望的眼神中，我走到了大厅里，发现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男人，带着好几个看上去岁数和他差不多的男人，一边和保安争执，一边隔着保安和那些售楼人员争执，由于他说的是普通话，所以我一下子就听清了其中的一句：

“你们这样的开发商真是没良心，卖凶宅给业主！”

鉴于多年的职业习惯，这些敏感的字眼，一瞬间被放大，然后清晰地传到我的耳膜里。闹腾了一阵后，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人，看样子是开发商这边专门负责协调的人，然后一边哄一边赔不是，很快就把这几个人带到一个办公室里，然后关门，拉上落地窗的窗帘。大厅里又一片安静，地上被摔碎的东西很快就被那些勤劳的姑娘收拾走了，就好像先前那一切从来不曾发生过一般。

跟我签合同的那个经理走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回去签合同了，我心里有点担忧，虽然终日在这行里混，但是要我花钱买个有鬼事的房子，那我还是不太愿意的，但是我当初来这里看房子的時候，已经是现房了啊，而且小区里我也转悠过，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怎么刚才那男的，突然就说这里是凶宅呢。

于是我决定先缓缓，问问那个男的再说。即便他表达不清楚，我也可以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出一个非常接近的结果来。

经理看我突然不签了，很是不爽。看他这么不爽，我也想耽搁人家不少时间了，于是就拿出500块钱交给他，我说这钱你私下先拿着，当作我的定金，如果我最终没能来买你们的房子，我保证不找你退。言下之意，我反倒成了吃亏的那个人，于是那个经理也就不好意思继续说什么，只是有点悻悻地跟我说，那房子我再给你留一个星期，如果到时候李老师你不要了，我们就另做安排了。我答应了他，心想反正也就500块，就当自己给自己找机会弄个明白了。

走出售房部以后，我就在车里等着那个男人和他的朋友出来，我的车就停在售房部门口，所以只要有人进出，我是能够一眼就看见的。过了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几个才出来，出来以后，几个人还在售房部门口嘀嘀咕咕地说了很长时间，具体在说什么我没听见，毕竟我在车里头，但是从那个西装经理纠结的表情和这几个男人不依不饶的态度来看，问题最终是没能得到解决的，顶多只是开发商单方面暂时安抚好了这几个人而已。于是等到那几个人转身打算离开的时候，我走下车去，然后走到那几个人身边。

对于我这种男人跟男人的搭讪，从一开始就没给对方留下什么好印象。我走上去对那个说普通话的男人说，你好，我刚才看你闹得很凶，我也是打算在这里买房子的人，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房子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问题大的话，我还是不买了，所以你的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不麻烦你的话，请你跟我说说好吗？

那个男人的朋友可能是不愿意多跟我说什么，一个劲儿地催促他快点走，于是那个男人只是应付我说了一句，就是些小毛病，已经在沟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他这么不配合，心里其实是有点生气的。但是转念一想，这非亲非故的，人家又凭什么跟你推心置腹实情相告啊？于是在他转身走出去几步后我就对他说，我刚才听见你说什么凶宅，你是不是撞鬼了？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稳，没有丝毫惊讶和激动，大概是鬼这个话题和我的语气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于是男人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纳闷地看着我。我趁机说道，你别这么吃惊，不瞒你说，我干这行十年了，再凶猛的我都见过，你现在活得好好的，还有力气来跟开发商闹，说明那鬼也没对你怎



么样嘛。说完我开始故意露出轻蔑的样子，然后望着他笑。

作为一个正常人，对于我这种不正常的言语，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骂我一声神经病然后就自己走掉，另一种就是眼前这个男人这样，觉得我说的恰好是他怀疑或者是他曾经想过的，于是即便是再怎么不愿意和我继续交谈，他也会想从我这里知道点答案。他看着我，愣了一会儿才说，照你这么说的话，你好像还挺懂这些的？我告诉他，如果你愿意到我车里去看的话，你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这我倒没撒谎，我车里挂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来自各行各派，所以自打我当初买了这台二手车以后，待在车里可真是比在外头安全多了。加上我是来签合同的，总不能把我的罗盘铃铛什么的随身带着吧，那还不得把这售楼部的人给吓坏了，还以为我是来砸场子的呢。所以那些东西我都放在车里，如果眼前的这个男人对我的身份有丝毫的怀疑的话，我立刻就可以证明给他看。

不过还好，他选择了相信我。这年头，骗子多，傻子渐渐开始有些不够用了，这个男人的口音听上去是北方人，北方人粗犷豪爽，况且我也没有任何欺骗他的必要，所以他伸出手来跟我握手，并且主动邀请我一起吃午饭。

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在重庆主城区来说，算比较靠北，十年之前，这里都还是农村。我会选择这里的房子，一来是因为远离闹市，比较清静；二来是因为污染小，空气质量好；三来则是因为这附近有所不错的小学，所以也算是学区房投资了，没准将来孩子还能从小打个好的基础呢。而这一带因为旁边一条马路对面的一个巨型汽车交易中心，带动了周边商贸和居住环境的发展，许多名盘开发商纷纷在这里拿地开建，尽管是在近郊，但是房价也并不便宜，堪比主城了。所以周边的小商业发展得还是相当蓬勃的，至少我们中午想找一家好吃的菜馆，丝毫不成问题。

男人要了个包房，他的朋友临时有事就先离开了，剩下我和他两个人，点了菜，就开始跟我说他遇到的事。他姓褚，算是一个比较生僻的姓氏了，山东人，大学在四川成都念的，毕业以后顺利进入了成都当地一家比较有名的集团性质的汽车经销企业，而后这家企业收购了重庆这个汽车市场的部分股权，他则被委派来到了重庆。虽然远离了原来的工作地点，但是待遇有所提高，在这边他甚至算得上一个小片区的负责人，不过分地说，还算是升官

了。而当时由于只收购了部分的股权，所以能够代理的业务范围也比较有限，重庆的这个汽车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集团，集团大，资金就雄厚，于是当这个小区开始建设的时候，为了刺激预售成绩，跟这个汽车市场达成了一个互惠合作的协议。意思是如果在这个汽车企业买车或者做汽车售后市场服务的客户愿意买他们的房子，他们会给予较大幅度的让利优惠。而这个企业的员工如果买房子，也是可以拿到比较低的价格的。其理由是，通常有时间来买车选车的人，大多是具备一定购买能力的人，所以这样一来，买了车，买了房，人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一半。

褚大哥说，他就是因为享受了内部福利，又觉得这里距离工作的地方仅仅隔了一条街，再加上这房子本身户型和小区环境以及设施都还不错，像这种条件的房子，在他们山东，价格可相差了很远。于是觉得这怎么都是个占便宜的事，加上自己这些年工作勤奋，屡屡得到嘉奖，收入也逐年上升，想要买房子，并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就算自己将来又回去了成都，这里的房子还可以卖出去，不亏。于是他也成了看房团的一员，并且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了购房合同，第二年交房以后，他外包给了一个装修公司，按照自己的要求装修了房子以后，就从租的房子那儿搬了过来。

按道理说，这搬新家是个喜事，可是褚大哥自从住进这个房子以后没过多久，就开始屡屡出现一些自己想不明白的事。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神闪烁不定，不知道是在害怕还是因为记忆太突然，所以回想起来会比较费劲。他告诉我，最起初的时候，是自己家的客厅和厕所这两个地方，好像是电路出了问题，灯光有时候好像电压不稳一样忽闪着，但是按道理来说，这样的新房，又是高层，是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起初他还以为毕竟是新小区，也许整个小区的电力都还处于一个调试阶段，也就没在意，反正还不至于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加上自己每天早出晚归的，影响并不大。他告诉我，灯光闪烁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这调试电力也不至于这么长时间，于是他就问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很热心地派人来上门检查，却发现一切都很正常，恰好这物业公司在的时候，灯光还偏偏就不闪烁了。

很快菜来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接着聊。褚大哥说，从电工来检查了

之后，家里的灯就恢复了正常，再也没有闪烁了，当时他还开玩笑说，知道电工要收拾它了，所以害怕了。我听到这里的时候问他，怎么，你当时就已经察觉到有鬼了吗？不然怎么会这么说啊？褚大哥摇摇头说，那倒不是，只是自己开玩笑，把房子当成一个人，说着玩呢。我点点头，褚大哥接着说，但是那之后没几天，别的问题却出现了。

他告诉我说，他的那套房子，原本是个一室一厅的小户型，但是由于开发商当时修建的时候，赠送了大约10平方米的封闭式阳台，于是自己加固了一下外墙，就可以当个书房用了。房间的布局，进门一侧就是厨房，接着是客厅和阳台，而书房、卫生间、卧室，则需要通过一个大约2米长的走廊。卫生间和书房分别位于走廊正中央的两侧，卧室则是在走廊的尽头。我让褚大哥告诉我户型的朝向，因为我知道北方人对于东南西北，比我们重庆人的方向感要强得多。于是他告诉我，如果按照户门的方向来算的话，这个房子是坐东南朝西北。我大致计算了一下，又问他，那你阳台看出去视野好吗？他说好着呢，自己楼层高，阳台上能看出来很远，毫无遮挡。于是我对他说，那照你说的这个方位来看的话，你的房子阳台和卧室窗台这一侧，应当是每天下午5点到7点之间被太阳直射的吧？

他点点头说是啊，当西晒。听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有点谱了，虽然并非必然的条件，但是相对来说，当西晒的房子较之别的朝向来说，招鬼的概率会稍微大一点，因为那个时间段正好是太阳下山，属于夕阳，是由强盛走向衰弱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时间恰好是阴气逐渐上升的阶段，两者互不影响又相互依存，比起那些早上就能晒到太阳的房子来说，更容易出事一点。我示意褚大哥接着说，于是他告诉我，那天以后，几乎每天晚上自己睡觉了以后，都会从卫生间洗手盆的那个水龙头里，发出那种停水后管道压力造成的呼味呼味的声响，并且那声音还挺大。我问他，你难道睡觉都不关门的吗？褚大哥说当然要关，自己一直以来睡觉都是习惯性关门并上锁的，但是那声音实在很大，即便是关上了房门，也依旧可以听见，甚至大得能够把他从睡梦中吵醒。

褚大哥说，奇怪的是，每次自己开门去检查的时候，那个声音就突然停止了，就好像是知道自己来检查了，做个乖面子似的。褚大哥还说，还有一

点是非常奇怪的，就是不管自己是不是因为加班，或者说是出去应酬回家晚了，这个声音都只会在自己上床睡觉后才出现，没有固定的时间，而是根据他睡觉的时间而定。

由于有些先入为主，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基本上有四成把握确定是房子闹鬼了，如果说水龙头管道里的怪声还有物理知识可以解释，那这种声音屡屡伴随着褚大哥的入睡而出现，很显然像是拥有一定智力的，那就不是那冷冰冰的水管能办到的事了。褚大哥告诉我，由于自己一个人生活，晚上也没人说个话，关上电视后房间里就安安静静的，所以对这样的声音才特别敏感，声音最大的几次，自己根本睡不着，气呼呼地起床来看，声音马上又停下来了。褚大哥说，和先前那个灯光一样，这个声音也是几乎每次我要检查的时候就消失，然后一整晚都不会再出现了。

褚大哥告诉我，刚开始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尽管自己无法得出结论到底是为什么，却丝毫没有往鬼怪的方向去想。毕竟自己经受了十多年的唯物论教育，是不允许他承认这些现象存在的。真正让他引起重视并且还开始很害怕的，则是从十多天前的一个晚上。

他说，那天晚上恰逢周末，来重庆几年时间了，虽然是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但是跟身边的同事们相处也非常愉快，周末就常常会跟大家一起约出去唱歌喝酒，那天晚上自己喝得有点晕乎乎的，打车回家后，就没安排别的事，打算洗洗睡了。虽然知道自己睡下以后，也许那个水管会发出诡异的声响，但是多日来连续如此，他也早就习惯了，所以当声音响起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打开门，然后走到卫生间，等那个声音停止以后，他就又回到房间里睡觉。但是过了大约十分钟，自己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

褚大哥形容说，那个声音并不大，而且也并不急促，而是好像一个人用较慢的幅度轻轻敲门。当时已经很晚了，平日里这个时间即便是自己没睡，也不会轻易给谁开门，于是他打算不理睬，接着睡。但是那敲门声每隔七八秒就会响起，敲击的次数也是随机的，有时候两声，有时候四五声。褚大哥觉得有些心烦，于是就用被子蒙住了自己的头，但是那个敲门声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意思。说到这里的时候，褚大哥摊开手，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说，

通常咱们去别人家敲门，如果敲了很多次没人应门，那自己也就离开了。就算有着急的事，也不该如此温和地敲门，声音理应比较急促才对。连续的敲门声让他无法入睡，于是他坐起身来，打算去看看到底谁这么缺德大半夜来敲门，再坐起身来的时候，酒劲也醒了不少，他才突然意识到，这个敲门的声音，是从自己的房间门传来的。

我问褚大哥，你是说，敲的不是房子的门，而是你卧室的门对吗？褚大哥说是的，而且我就算醉得再厉害，也绝不至于晚上回家连房门都不关。自己一个人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有自己家里的钥匙，而回家的时候家里也不像是来过贼的模样，那这凭空出现在自己家里而且被自己锁在房间门外的人，到底会是谁？褚大哥说，这一下，酒就全给吓醒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觉到恐怖。

他说他坐在床上不敢动，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声敲门的声音，都变得更加清晰。就这么坐了足足有五分钟左右的样子，敲门的声音依然没有停止，依然这么不紧不慢地敲着。于是他大着胆子，从衣柜里拿出一个铁质的衣架，慢慢靠近门边，打算打开门就是一阵打，反正这个时候出现在家里的，如果不是鬼，也一定是个贼，怎么都该打。但是在自己的手碰到门上的时候，心跳已经加速到自己都能明显听见心跳声了。接着他深呼吸一口，一把拉开门，开门的同时还打开了房间里双控走廊上的灯，闭着眼睛就开始抡着衣架一阵乱打，但是没有任何受力的感觉，几秒后，他才鼓起勇气睁开眼睛，却发现外头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于是他手里抓着衣架，沿路打开了屋里所有的灯，又仔细把屋子检查了一次，外头的门是锁上的，而且因为有些害怕，他甚至还关掉了阳台和书房的窗户，还把卫生间的水阀给关掉了，接着才回到房间里，锁上门，却怎么都不敢关灯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得越多，就越难以分辨出自己到底是喝醉酒产生幻觉了，还是刚才那一切真的发生过。一晚上都没再睡着，但是那个敲门的声音，和先前的那些怪现象一样，自打他打开门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我问褚大哥，从那天晚上开始，这样的情况也是每天都发生吗？就好像之前你说的灯光和水管的怪声音一样。褚大哥却摇摇头说，这个倒不是，虽

然隔三岔五就会出现这么一回，但也不是每天都会如此。但正是因为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现象，反而让他每天不得安睡。而且头一次的情况已经把他吓得不轻，当第二次敲门声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确定这绝对不是幻觉，因为自己那天并没有喝酒，而正因为如此，他把搬到这里后发生的全部怪事有逻辑地串联起来，于是他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家闹鬼。

我问他，第二次发生的情况和第一次一样吗？他摇摇头说，大致上差不多，但是也有些不同。这次当他走到门边，听见那敲门的声音隔着木板传过来的时候，他还听到了门外有人好像在小幅度地挪动脚步的声音。说完他站起身来，示范给我看，他说，就好像一个人本来站在这里，然后一边敲门，一边在站立的位置慢慢踱步一般。我问他，那踱步的脚步声听上去特别明显吗？他说也不算很明显，只是夜里原本就非常安静，加上自己那时候精神也是高度集中，所以才能够听得见。我问他，那你在第一次之后，还有没有这么冒失地打开门过？他说有的，第二次就是如此，但是情况和第一次一样，打开门后，什么都没发现，声音也突然消失了。

我一边吃菜，一边想着褚大哥描绘的情况。一开始，我以为是盲鬼，但是这个盲鬼始终没能够进屋，那也许是因为和褚大哥之间没有达成一问一答的联系。而换成是任何一个人，恐怕在那样的场合下，也不会轻易有谁在门外这样的蠢问题的。所以盲鬼的可能性，在第一时间就被我排除了。那会不会是家里有近期过世的亲人，而这个亲人恰好又非常在乎褚大哥？我带着这个疑问问了下褚大哥，褚大哥完全没有犹豫就回答我说这个绝对没有，自己父母都健在，而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外公早年是死在战场上的，外婆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大家都还好好的，自己也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之前谈过的一些女朋友也都不在重庆，而且都还活得好好的。

我开始皱眉，觉得有些想不通。于是我立刻又设想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我问褚大哥，你平日有没有收藏古董或者旧东西的习惯？例如，你在外头买了个什么花瓶瓷器之类的。褚大哥摇摇头说，自己没那份雅兴，也从不搞这类收藏，家里的东西几乎全是新的，除了自己当时搬家时的那个旅行箱之外，但是旅行箱也是自己买的新东西呀。他大概是明白我的意思，于是否认了家里曾有死人生前的东西。我不说话了，开始苦思。褚大哥大概是看我遇

到不明白的地方了，于是就对我说，这还没完，你听我说完吧，听完后边的，你再来判断。

于是褚大哥接着说，从第二次以后的次日晚上，这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了一次，都和前两次完全一样。又过了两天，自己晚上准备上床的时候，下意识地开始等待那个敲门的声音，因为那声音只会在他上床之后才响起。不过这次他提前把家里的棒球棍藏在了门后面，打算今晚自己打开门后如果要搏斗的话，起码用这个比那个铁质衣架强。接着自己躺在床上装睡，很快那敲门的声音就再度响了起来。

褚大哥说，这次他鼓足了勇气，趁着敲门声刚刚好响起的时候就打开了门，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人在外头敲门的话，是来不及躲避的，至少对方花了精力和心思在敲门这件事上。可是这次当他打开门，没有闭眼就挥着棒子一阵打，在挥舞出去第一下的时候，就看到一团白蒙蒙的好像淡淡的烟雾的东西，以非常快的速度，退出了走廊，朝着阳台的方向飘了过去，自己趁着当时还足够勇壮，于是抄着棒子追了过去，但刚好能够看到阳台的时候，发现窗帘的一角摆动了一下，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褚大哥告诉我，这次起码还能摸着个影子，但是看到影子的时候，自己就已经百分之百确定是撞鬼了。

褚大哥说，从小就听说一句话，叫作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只要自己底气足不害怕的话，鬼是不敢对人怎么样的。我心里说道，那可不一定，多少人能够真的见鬼了然后丝毫不怕呢。褚大哥说，当时他就撩起窗帘走到阳台上，阳台上除了有些自己平日里堆放的杂物之外，什么都没有。

于是那天晚上他又回房继续睡了，心想下次再出现的时候，就算是抓不住这个玩意，至少也得敲它几棒才行。褚大哥说，最后一次，也就是前天晚上，他再一次遇到了。他告诉我说，和上一次一样，他藏好了棒球棍，然后在敲门的一瞬间打开了门，心想小样儿这次还逮不着你？但是在打开门，抡起棒子，还没落下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失去了把这一棒砸下去的勇气。

褚大哥抽了一口凉气，声音微微颤抖地说，当时走廊上的灯被自己在房间里用双控打开了，所以打开门的时候是可以看见的，就只见几乎是贴着门站立，和自己差不多鼻尖对鼻尖，一个面色苍白，看上去二十多岁，带着些

许半透明，眼睛无神，却在嘴角挤出一一种诡异微笑的女人，就站在自己跟前。他还说，自己身高178厘米，能和自己几乎是面对面，那个女人应该也很高，但是自己看到的却并非如此，这个女鬼的下半身自己根本就看不清是什么样，而是迷迷糊糊的，好像是飘浮在空中，刻意与自己保持一个相同的高度。

褚大哥说，当时看到那张脸，自己吓坏了，本来想打下去，却说什么都不敢。而这个女鬼却偏偏在这一次表现得和先前几次完全不同，它不躲了，甚至从头到尾连表情都没有换过。褚大哥说自己 and 它对视了几秒，觉得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惊吓，赶紧退回房间里，关门、锁门，手里握着棒子，做出一副随时都有可能打下去的姿势，等了很久，房间里一片安静，安静得自己都能听见手表秒针走动的声音，门口却安安静静的。

他告诉我，他说什么都不敢再出去了，只想快点等到天亮。但是过了一会之后，敲门的声音重新响起。我打断他问，你的意思是说，原本先前有过一次敲门，你打开门后看见了一个女鬼，然后关上门以后那敲门的声音再响起了一次对吗？褚大哥说是这样的，而且这次不仅敲门的声音变得急促了很多，他还第一次听见门外那女鬼说话的声音。我赶紧问他，它说什么了？褚大哥摇摇头，似乎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说的是事实一般，他告诉我，那个女鬼用那种略微带着童音的声音，一直在轻轻地喊“爸爸”。

当他说完这句以后，我下意识地认真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个男人。他看上去三十多岁，最多也就三十五六的样子，就算那个女鬼真的有二十岁，而且管他叫爸爸，那么也就意味着褚大哥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搞大了人家的肚子，而且没能把孩子生下来。对于这样早熟的孩子我一向是很羡慕的，因为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估计对女孩子都没开窍呢。但是我立刻转念一想，这也不对，如果是当时就搞大人家肚子，然后堕胎的话，鬼魂的形态不管过了多少年，也都不可能是一个成年女人的样子。难道他当时的小女朋友，把孩子给生下来了？

于是我试探性地问褚大哥，你是不是在二十年前就和别的女人有过肉体关系，或许你并不知道对方怀孕了，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他说不可能，自己从小就比较爱学习，跟女同学接触得很少，到上大学才开始谈了第一个女朋



友，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他和女人的接触都仅限于牵手。说完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我却惊讶万分，三十多岁的童子身，这还当真是第一次听闻。

如此一来，这个猜测似乎又推翻了。我再次陷入苦思当中，褚大哥说，前天晚上敲门叫爸爸的声音持续了几乎整个晚上，到了凌晨五点多才消停，而那个女鬼却始终没有破门而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女鬼既然连防盗门都能进来，到房间里来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点点头，既然这个女鬼已经被排除了并非盲鬼，而且能够有如此具体的出现形态，那说明能量是不弱的，起码能把眼前这个男人吓得很惨。这种级别的鬼魂如果想要进一个屋子，的确是轻轻松松，如果不进来，无非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房间里有它害怕的东西，另一个就是有什么东西刻意阻拦了它的进入，原本还有第三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也就不提了。

褚大哥说，敲门叫爸爸的声音停止之后，他就立刻带了些钱，然后带上充电器和手机等，大清晨出了门，从那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回家。我问他那你住哪儿？褚大哥说，刚才我那个朋友家里，我也是跟他说了这些事，他帮我分析说，可能我是买到凶宅了。于是我们今天才专门闹到售房部，就是要物业这边给我们一个说法。他又说，物业这边始终说不清楚，而且一直否认这里曾经出了什么事故，加上自己的理由在他们听来是如此不可理喻，所以闹是闹了，但是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人家开发商总不能因为你说是凶宅，就赔钱给你吧，就算是告到法院，这样的理由也告不赢啊。

我摇摇头说，凶宅的可能性很小，你想一下，首先你买的是新房子，又不是二手房，房间里肯定不会有什么死伤事故发生。而且就算是这个小区当初开发的时候动到了人家的坟，或者是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什么工程事故，导致有工人死去，那也不应该单单只找你一家才对，加上你看见的是个年轻的鬼魂，又口口声声在喊爸爸，这个“爸爸”肯定是个关键。

说到这里我也没有说话了，因为听褚大哥说得再多，也终究带着我们强烈的个人判断和先入为主的心理，这样的判断始终无法准确。于是我提议，吃完饭让他带着我去他们家里看看，如果确定是闹鬼的话，我就帮忙给带走。褚大哥有点面露难色，毕竟我和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在